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回归田野

□李国文



李国文

■回到田野山林,奔赴大自然中去,与土地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,历来是中国文人最向往的事情。

眼下,很多村里人进城,早已算不上新鲜事儿了;不过,城里人下乡,近几年却越来越热闹起来。

我认识的几位作家、记者,一到双休日,在城里找不到他们的影子。一打听,才知道在近郊乡镇,甚至远郊县的山村,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。虽然是农家小院,田舍风味,但却具备在喧嚣京城里找不到的清静与新鲜空气,令人羡慕。头顶蓝天,脚踏大地,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绿,徜徉于大自然中,连文思也大有长进,显然是下乡以后土地赐予的灵感了。毛泽东同志早说过,作家要走出城市里的亭子间,这话很有道理,总是不接地气,总是闭门造车,好作品是创作不出来的。

这些或长期或短期寓居乡间小院的文化人,让人刮目相看。并不是他们物质的富足,而是他们那种追求本真、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,被土地的感召,或是田野的呼唤,重新审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,值得注意。其实,那是很普通的老乡房子,由于村里人到县城工作,搬了去住,村里

的小院便闲置了起来。于是,这些朋友便以负担得起的价格,获得了居住的权利。说实在的,水电、商场、交通与卫生等条件,都远不如城里方便。一旦步入乡野,那融合天地于一院之中的乐趣,抬头能望得见青山如黛,出门能看得到碧水涟漪,这情景,就不是狭窄拥挤的居民区、单元房所能比拟的了。

见他们打乡下回来,无不精神愉快、表情欢畅,脸上的笑容和手里的柿子、核桃、大枣与毛栗子,都吐露着田野里泥土的芬芳,这些给他们带来的乐趣,远较城里的忙忙碌碌要生动得多。因为在古老的农业国度里,大概,每个人都与土地有着或深或浅的缘分。正如早些年读过的一部小说,书名是什么,已经记不得了,但书中的主人公说过一句话,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说:“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子,不是父亲,就是祖父,或者是祖父以前的长辈,都是从农村那条泥泞的小道走出来的。”因此,这种对于土地的感情属于一种本能;渴望接近自然更属一种天性。正因为如此,才使得他们不怕奔

波之累,其乐融融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吧。

到他们那种将陋就简的家里做过客。我很喜欢那村后有山,山色葱茏;路边有溪,溪水湍急;院旁有树,树上挂果;窗下有畦,畦里植菜的环境。通红的柿子,挂在树上;碧绿的蔬菜,随手可摘;串串的花椒,喷香扑鼻;庭院的花朵,招蜂惹蝶。这种在城里得不到的自然韵味,很让人生出怡悦之感。

回归到田野山林,奔赴大自然中去,与土地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,历来是中国文人最向往的事情。“田园将芜胡不归。”陶渊明早就在《归去来兮辞》里写出了这种渴望的心声。但到了新世纪初期,除了一些作家、记者们,有更多的城里人乐意更靠近大地,与古老的远离尘嚣的想法已毫无共同之处,不再是消极地逃避,而是更积极地进取,已经具有了很浓厚的时代新意。

从新闻报道、电视画面里曾看到,一位女士,本是城市白领,却在郊区自建的温室里,为种植经济作物津津有味地忙碌着;几个下岗职工,攒钱承包土地,搞

经营开发,土地给他们的回报,并不亚于城市的收入;一些大的企业,也开始开发荒芜的土地山林,为分流人员开辟新的出路。最令人动容的是,在远郊贫困山区之中,有一位来自城里的年轻人,埋头苦干,立志一寸一寸地开垦,一棵一棵地植树,要使濯濯童山披上绿装。他住的是窝棚,吃的是干粮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任凭山高路远,生活艰难,也不退缩。这精神竟感动了许多城里人,也来到深山里,与他一起战天斗地。

这些把目光从都市转向广阔天地的城里人,要让我认识的作家、记者下乡,更具有探索者的意义。他们像大地春回时先期飞归的燕子,标志着更多城里人对土地更加关怀的季节也将来临,因为,土地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所在,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好好珍惜,人们开始回归田野,懂得从大地汲取力量,实在是很有意义的行为。

茫茫沃土,需要珍爱,人类多给它一份情,它就会潜心回报,那的确属于“全身心地投入”吧。

唐诗盼新春

□张培胜



独出心裁

虎年新春就要来了,节日气氛越来越浓重。古时,多情的唐朝诗人留下了许多诗篇,使人们的日常生活,变得诗情画意、多姿多彩。

“守岁阿戎家,椒盘已颂花。盍簪喧枹马,列炬散林鸦。四十明朝过,飞腾暮景斜。谁能更拘束,烂醉是生涯。”面对新年,诗圣杜甫的心情复杂,有悲有喜。春节热闹的场景,定然令人心醉,但热闹是他们的,杜甫心里却生长出落寞的情绪来:人到中年,人生的路还有多远?唯有以酒解忧了。读完此诗,让人禁不住心生怜惜,对窗凝思生命的来去。

春节这天,元稹的心情更坏。他的《岁日》一诗,透露出一种消极厌世之感。诗云:“一日今年始,一年前事空。凄凉百年事,应与一年同。”诗人凄凉的心绪,低沉的情怀,可见一斑。每个人的心境,的确要自我消化,反倒与喜气洋洋的春节挂不上钩。

对于春节,白居易可就快乐多了,既没有杜甫的“忧”,也没有元稹的“惨”,他心中充盈着及时行乐的人生快乐。他曾写诗道:“众老忧添岁,余衰喜入春。年开第七秩,屈指几多人。”在辞旧迎新之际,别的老人都忧伤于时日不多,而诗人却不惧衰老,开心地迎接新年的到来,这种从容淡定的豁达胸怀,确实令人折服。

“昨夜斗回北,今朝岁起东。我年已强仕,无禄尚忧农。桑野就耕父,荷锄随牧童。田家占气候,共说此年丰。”田园诗人孟浩然的诗,非常接地气。从这几句诗中,可以读出大唐农家人在春节到来时的欢喜心情,看看气象,又是丰收年,怎么能不高兴呢。孟浩然离开了农人生活,心中却惦记着百姓疾苦,诗人的高尚情怀,随即跃然纸上。

春节团聚,是中国的传统习俗。对于身在他乡的游子来说,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诗人刘长卿仕途坎坷,被贬南巴尉,面对新年,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溢上心头,于是,他在《新年作》中,把乡愁倾泻得淋漓尽致。诗中写道:“乡心新岁切,天畔独清然。老至居人下,春归在客先。岭猿同旦暮,江柳共风烟。已似长沙傅,从今又几年。”新年思乡的心情很急切,一人在天涯海角清然落泪。全诗情感哀切多情,首尾感叹往复,堪称新年思乡的佳作。

在古人眼里,水酒永远是传情达意的道具。“戴星先捧祝尧觞,镜里堪惊两鬓霜。好是灯前偷失笑,屠苏应不得先尝。”这是诗人成彦雄写的《元日》诗。诗中有春节饮酒的习俗。觞,即酒杯,可作饮酒解;屠苏,是专为春节那天喝的多味药酒。在古人眼里,这天喝的多味药酒,可不是一般饮品,而是防病消灾酒。既然这酒特别,喝的日子特别,那么,喝此酒得有个规矩:老少不能同时共饮,而是从年幼者依次而来。因为按古人理解,每逢新年,虽然每人都要增寿,实际上,年少者得了一岁,年长者却失了一岁,因此,大家劝年少者先饮,以示祝贺;请长者后饮,以避忌讳。

迎着春节第一缕阳光,在唐诗里欢度新春。苍山易老,人生易变,好好地活在当下,当是对传统佳节、对生命的最好尊重吧。

鲜饺唇齿香

□谭国伦



美文

冬至一过,年味渐浓,烟火气里就有饺子飘香了。无论解决温饱,还是情感凝聚,非饺子莫属。

除夕夜里,窗外雪落无声,屋内灯光暖人,锅里热气腾腾。所有的思念与祝福,都包进那薄薄的饺子里。红红的火苗滚开的水,越煮越有滋味,伴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,盛上饺子,也盛上对来年美好的期望。夏至,头伏饺子二伏面,三伏烙饼炒鸡蛋;立秋长秋膘,丰收饺子乐陶陶;冬至到,家家户户吃水饺;冬至入九天气寒,一碗饺子当棉袄。女儿大,把人嫁,离娘饺子去夫家;新娘美,新郎俏,和睦饺子全家笑,婆媳齐心好日子,幸福生活已来到。出门饺子进门面,期盼亲人平安归来,饺子就像元宝一样,有出门发财的寓意。

聚会,可以没有下酒菜,一盘饺子足以小酌。饺子就酒越喝越有,日子会越过越好。“春前腊后物华催,时伴儿曹把酒杯。蒸饼犹能十字裂,馄饨那得五般来。”宋代陆游的饺子就酒,喝出了人生好滋味。

最美好的祝愿都在饺子的皮和馅里。饺皮也可用烫面、油酥面、米粉制作,馅儿可荤可素、可甜可咸,制熟方法也可用蒸、烙、煎、炸等。荤馅有三鲜、虾仁、蟹黄、鸡肉、鱼丸等,素馅又分为什锦与普通素馅,皮薄馅嫩,味道鲜美。其中,芹菜意为勤财,韭菜意为久财,白菜意为百财,香菇意为鼓财,酸菜意为算财,油菜意为有财,鱼肉意为余财,牛肉意为牛财,羊肉意为洋财,大枣意为招财,野菜意为野财,甜馅意为添财。如今,人们物质生活丰富,想吃饺子马上可解馋。大街小巷饺子馆随处可见,家家户户随手拈来,即刻包上一碗。

饺子由馄饨演变而来。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辟地,结束了混沌状态,二是取其有“浑圆”的谐音,意为“粮食满圆”。古时有“牢丸”“扁食”“饺饵”“粉角”等名称。东汉时期,医圣张仲景用皮包上一些祛寒的药材用来治病,避免病人耳朵上生冻疮。三国时魏人张揖的《广雅》记载,那时已有形如月牙的食品,称作“月牙馄饨”,和如今的饺子形状类似。南北朝时期称“馄饨”,唐代称为“偃月形馄饨”,宋代称为“角儿”,是后世“饺子”一词的渊源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追忆北宋汴京的繁盛,专门提到“水晶角儿”“煎角子”,此外,还有“驼峰角子”,等等。宋末周密《武林旧事》提到,临安的市场上有“市罗角儿”“诸色角儿”,这种提法,在其后的元明清及民国时期仍可见到。

春节吃饺子的习俗,最迟在明代出现。据《酌中志》载,明代宫廷,“正月初一五更起……饮柏椒酒,吃水点心(即饺子)。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,得之者以下一岁之吉,是日亦互相拜祝,名曰贺新年也”。

正月初一,吃饺子取“更岁交子”之意。“子”为“子时”,“交”与“饺”谐音,有“喜庆团圆”之意。清朝有关史料记载:“元旦子时,盛饕同离,如食扁食,名角子,取其更岁交子之义。”又说:“每年初一,无论贫富贵贱,皆以白面做饺食之,谓之煮饀,举国皆然,无不同也。富贵之家,暗以金银小钱藏之饀中,以卜顺利,食得者,则终岁大吉。”

俗话说:“小寒大寒,吃饺子过年。”为过好年,农家一进腊月的门楣,就开始忙着过年。从腊月二十三,俗称“小年”,就进入了过年的倒计时,张彩灯、贴对联、打扫庭院,迎接远方的亲人,过一个团圆年。在北方,除夕,更重要的是全家老少一起包饺子。

饺子不仅果腹充饥,它还是一首流传久远的诗:庖手馄饨匪一朝,饕餮食品此为高。薄施豆腐佐皮软,省着椒香防乳消。汤饼堪堪伯仲,肉包那敢奏功劳。还方谨勿传方去,要使安贫无妄饕。

饺子是烟火里最丰盈的部分,它引领着烟火的脉脉流向。回家吃一碗饺子,是很多人奢华乡愁。

一趟街,一部书

□刘 贤

西汉演义”“古今奇观”等,可惜很多卷本都不全了,只有一套“封神榜”是完整的,一共有140幅。一条街上每隔30米左右就会悬挂一绳旗子。之所以说是“一绳”,是因为通常每四幅旗子一组,系于长绳,横挂于街。两绳旗子之间是一绳两个灯笼,上面装饰着武强年画的图案,晚上灯一亮就更漂亮了。白天看旗子,晚上看灯笼,这个热闹!

四百多米长的皮店街照这样装点,一条街走下来,真真是读了一部大书。出生生长在皮店街的王永拴老人回忆,从五六岁记事起,每年过年这条街都会挂上鲜艳的吊挂,整条街挤满了人,小孩子被父亲架在脖子上边看边讲,从街头儿走到西头儿,半部书看完了,再折返回去,一部历史的大书便在幼小的心里悄悄扎下根,伴随着咚咚的锣鼓,家乡的年味便是最美的乡愁。

来到冯更起家时,正赶上他在给“三国演义”中的一幅“采草药张角遇天士”上色。先用熟宣纸勾勒好白描图案,给白布上浆,把白描好的宣纸裱在在白布上,就可以上色了。每一幅旗子的顶端正中间都会写上名称并编写序号,以介绍这

幅画的内容和按正确顺序悬挂。谈起老爷爷冯老智,冯更起很是敬佩仰慕。这位老爷爷从小跟着新城镇一位从清宫里回乡的老画师学画,以工笔画重彩的壁画闻名乡里。冯更起的爷爷冯修德、父亲冯玢都得到冯老智的艺术真传,尤其是冯玢混在辛集一带画庙、画吊挂小有名气。冯更起后来没有专职画画,但是家庭的绘画情怀总也抹不掉,工作之余,便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究和绘画吊挂上。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失传,近年来冯更起的小女儿也跟着他学起了吊挂画。

吊挂除了布制的,还有纸制的。纸制的又分为两种:吊挂和花帘。纸制吊挂由柔韧绵软的毛边纸经过反复折叠后,巧妙蘸取染料形成数对漂亮的圆形花而制成,颜色艳丽,很有过年的喜庆气氛。过去的皮店街不仅皮货店林立,还是过往商贾打尖住宿之地,自然资产雄厚,商家便集资请像冯老智这样的当地顶尖高手来绘制旗子,而一般的街巷胡同为了烘托过年气氛,便会挂物美价廉的纸制吊挂。

花帘幅面较小,一般贴在自家正房屋门的门楣和佛龛上。门上多贴四幅,佛龛则贴三幅。花帘是先

把毛边纸裁好再浸蘸染色,将晾晒好的毛边纸紧紧捆扎在一块厚木板上,然后就可以用各种形状的铁凿,凿刻不同图案的花纹了。有三阳开泰、连年有余、岁大吉、喜鹊登梅等吉祥图案,精美程度堪比剪纸。

吊挂不独辛集过年挂,周边的晋州、深州、安平、饶阳早年间也都盛行。著名作家孙犁先生就专门写过一篇小文《吊挂》,来回忆故乡安平的过年情景。石家庄、邢台、保定等冀中平原一带也都广泛挂吊挂。近年来吊挂的样式不断翻新,手工的吊挂越来越少,更多机器印刷的吊挂更精细,装饰效果更强,图案也更丰富,电脑里有现成的图案一喷一印就做成了。只是老人们还是会在集市上寻找手工画的纸吊挂,觉得这样才能找回小时候过年的感觉,至于布制的旗子就更稀少了。

画旗子,蘸吊挂,刻花帘,都在除夕这天准备就绪,悬挂妥帖,大街小巷装扮一新,红红火火的年韵弥漫在街头巷尾、屋院宅庭。贵重的旗子在正月十五后被小心摘下,收藏好以备来年再挂。佳期珍重,四时长安,又是一岁辛勤,又是一年祈盼。

冀南品花糕

□郑永涛

顺利完工。蒸馒头时,男人们握着杠子压面,劈柴柴与烧火;女人们则用灵巧的手来揉馒头、捏包子以及做花糕。孩子们更是闲不待,通常是搬搬东西、借借物件……就这样,在越来越浓的年味当中,在飘着麦面香的屋子里,大家一边揉馒头,一边快活地说笑,半晌,就揉好了满满当当的馒头。若是蒸到了晌午,主人家就会做上可口的菜肴,让大家就着刚出笼的菜包、豆馅包等,吃饱了再走。蒸馒头,简直就是享受年味的特殊过程。

揉馒头是充满趣味的,蒸花糕则更是奇妙无穷。一团面和一些枣子,经过一双充满灵性的巧手加工制作,居然能变成一件红红火火的艺术品。不过,这种过程在很多巧妇们看来,也无非如此罢了。

做花糕时,先擀出一张厚厚的圆饼来,然后,安上一些装饰面皮的大红枣,接着,再盖上一层圆饼,最后,用一个垫了面花的枣子摁在正中央,一个最简单的花糕便做成了。若只能做出这样的花糕来,恐怕巧妇们便不能称其为心灵手巧了。冀南花糕的样式,的确繁多,随便哪位巧妇,都能以精美绝伦的花糕,博得众人的惊奇和称赞。花糕或大或小,或高或低,上面或龙或鱼,或花或鸟,千姿百态,巧夺天工,美食艺术就活跃在细微、投入的制作过程当中。

这灵秀、火红的花糕,是人们在黄土地里的艺术创造,是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,也是上天给予公众一点点的安慰与温暖。花糕融进了他们的技艺,更承载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花糕在他们的手下有了生命,随

后,又陪着故乡人,走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勤奋劳作与不懈探索。

烹美食、调美味,其实,都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。比如,花糕总得用手捏,用剪子剪,用梳子摁,最后,按上黑豆或高粱籽作为一双趣味横生的眼睛。胖胖的“刺猬”等于财神爷,背上顶着一只大斗子,里面装满了金银财宝,须放在门楣上用以招财进宝。“蛇”是财神奶奶,将它放在粮仓里,据说,吃多少粮食也不会显少。“燕子”放在灶台上,女孩子吃了,就会像燕子一样心灵手巧。“鱼”是“余”的谐音,吃完以后,家里会余粮多多……这些老物件,都有人情入理的说法。小时候,还常常踊跃地参与进去。这么多年过去,很多人已将它们忘得差不多了。反倒是故乡的花糕,常年热气腾腾,麦香萦绕。

阴影留白

□滕树海

帮我实现了这个过程,让我体会到了这种快乐,它怎么还能吃它呢?水里才是它的家,它有权快乐地生活。

河对岸不远处,就是半壁山,上面有修复后的魁星楼。据记载,公元1828年,时任承德知府海忠,为祈求当地文化昌盛,兴建了这一供奉道教神仙“魁星”的道观。魁星楼是中国北方著名的道教建筑之一,占地面积6.6万多平方米,主体建筑依山势而建,自上而下依次为楼、廊、殿、阁、苑,呈现独特的道教建筑风格。主楼修建在山顶上,气势宏伟,里面供奉着魁星神;山腰处有碑廊,保存着大量古代碑刻以及木雕情景画等艺术品;再下面是荣仕和乐真两座大殿,供奉着一系列道教神仙;最下面的门殿还有大型道教护法神张天师等系列壁画,

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,是灿烂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

历史的足迹渐行渐远,承德避暑山庄却给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园林建筑上的丰厚遗产。每次逛逛避暑山庄都是闲庭信步,踏寻懵懂时期留下的青春足迹。那时,我们四十个稚气未脱的小家伙,经常以活动为名蹿入园中,看春嫩柳萌芽,夏游碧湖如画,秋赏枫红明月,冬赏雪地冰花……偶尔还借实习之名,坐着学校的大巴车进园扑蝴蝶、捉蚂蚱。那段日子,至今深深印在我 and 山庄的共同记忆里。虽然后期景观修复了很多,山庄带给我的快乐,却怎么也无法超越从前。就像小时候吃不够的酸菜炒炒肉,如今,无论到哪个饭店,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。其实,变的不是味道,



皆大欢喜 (篆刻) 艾树池/作



奔虎啸春 (篆刻) 冯勖昌/作

的艰辛历程为主题,讲述了1771年,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压迫,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,历经千辛万苦,胜利返回祖国,谱写了一曲不畏强暴、奋勇抗争、万里东归的赞歌。年事已高的老娘,不一定能记住这段史实,却对这种新颖的演出方式和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大加赞赏,不停地鼓掌拍照。见老娘高兴,三哥不住向我致歉。

三哥是个孝子,从小生长在天津,我俩也是偶然相识、相交,直至后来成了忘年交。最终拉近我俩心与心距离的,还是“孝”字。纵观历史也好,自身感受也罢,想来人与人之间、物与物之间、事与事之间,都是一个大大小小不等的圈子。要想真正融入另一个圈子,只有求同存异,正好比数学老师出的考题——求两个圆相交重叠部分面积一样,而这部分面积,又常常用阴影标注。我的数学一直不好,最怕做这类题。

如果有人与人相交的部分有阴影,我想,还是留白为好……